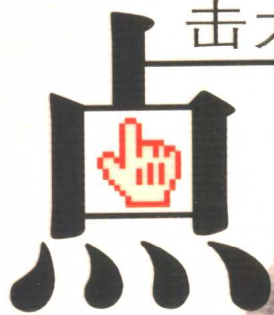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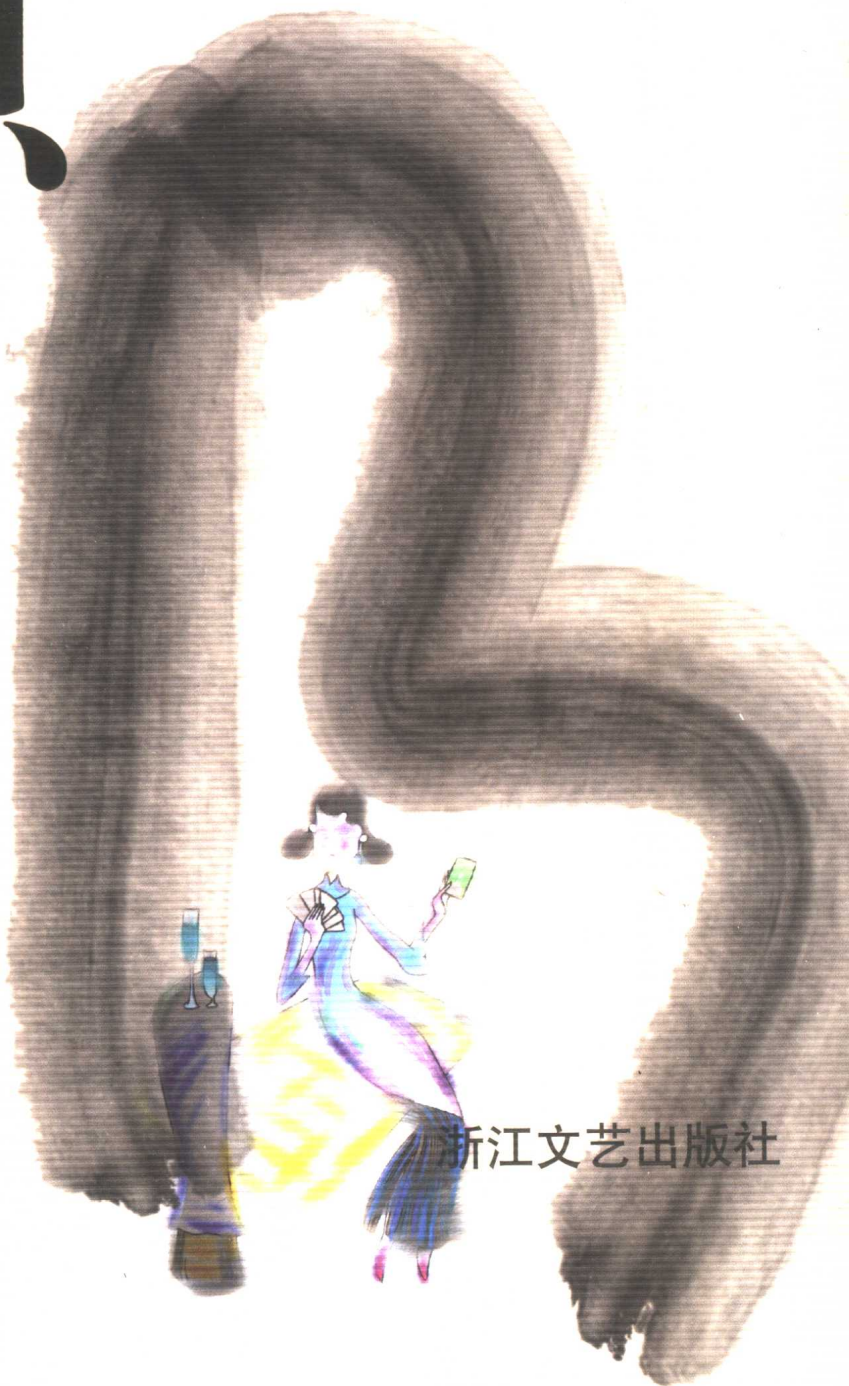


击大师



冰
心
主
页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点击大师



冰心主页

强弓选编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心主页 / 冰心著; 强弓选编. -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3.6 (2003.7 重印)

(点击大师)

ISBN 7-5339-1752-9

I.冰… II.①冰… ②强… III.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②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③诗歌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1779 号

· · · · · ▶ · 点 · 击 · 大 · 师 · ◀ · · · · ·	
冰 心 主 页	
强 弓 选 编	
丛书策划 张德强 责任编辑 张德强 美术编辑 张妙夫 张坚华 装帧设计 王海明 内文插图 连 诚 图文制作 王海明 工作室	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 310006 电邮: ZjlapH@mail.HZ.ZJ.CN
	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	开本 880 × 1230 1/32
	字数 106 千
	印张 5
	插页 5
	印数 8001-18500
	2003 年 6 月第 1 版
	2003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	ISBN 7-5339-1752-9/I · 1541 定价: 1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.....

为了盘点这些文坛大家的世纪名著,我社曾于2000年起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经典作品丛书”,即“世纪文存”,共50种。这套丛书出版后,受到了读书界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。一些青少年读者向我们建议,何不把这些作家最著称于世的名篇佳作单独抽出来,不分体裁编在一起,

制成并不太厚的一册，以适应当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新概念的阅读习惯？我们觉得这又不失为一个极好的创意。于是，就有了现在这套“世纪文存·点击大师”丛书。

第一辑被“点击”的十位大师级作家，都是现行初高中语文课本中所提及并有作品入选的，所编录其成名作代表作包括小说、散文兼或有诗歌、剧本、杂文等，也都是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所必须了解和熟知的。这些作品除了有助于莘莘学子扩大文学视野之外，对于提升都市青年时尚一族的文化涵养和美学鉴赏能力，也将大有裨益。为了尽可能顺应当年轻人们的审美趣味，我们还尝试在文中加入了一些风格新颖别致的插图。

让最高雅最经典的文学精品以最时尚最快捷的方式走近读者心灵，与喜欢蹦迪、健身、泡吧、上网的青少年朋友来一次亲密接触，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，但愿能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小 说

- 1 斯人独憔悴
- 15 秋雨秋风愁煞人
- 32 超人
- 41 爱的实现
- 47 小桔灯
- 51 干涉

散 文

- 56 往事
- 80 寄小读者
- 109 童年杂忆

散文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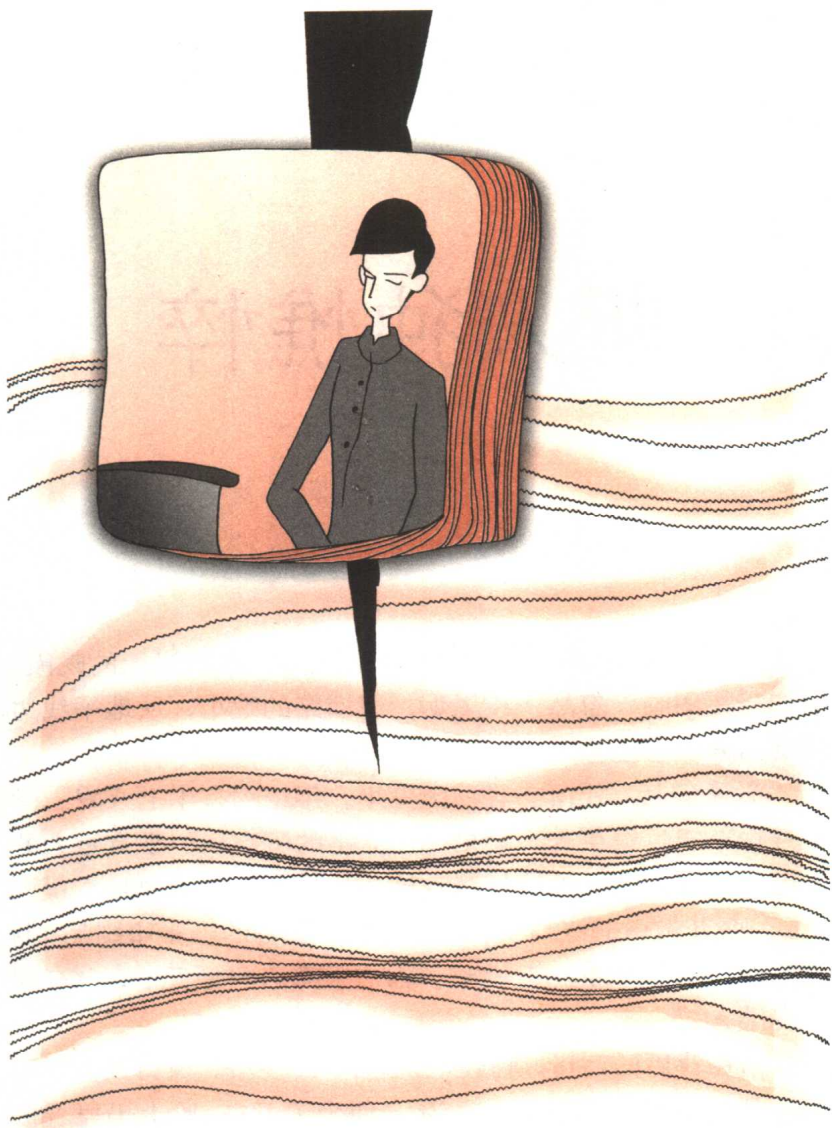
- 121 繁星（节选）
- 136 春水（节选）

斯人独憔悴

一个黄昏，一片极目无际绒绒的青草，映着半天的晚霞，恰如一幅图画。忽然一缕黑烟，津浦路的晚车，从地平线边蜿蜒而来。

头等车上，凭窗立着一个少年。年纪约有十七八岁。学生打扮，眉目很英秀，只是神色非常的沉寂，似乎有重大的忧虑，压在眉端。他注目望着这一片平原，却不像是看玩景色，一会儿微微的叹口气，猛然将手中拿着的一张印刷品，撕得粉碎，扬在窗外，口中微吟道：“安邦治国平天下，自有周公孔圣人。”

站在背后的刘贵，轻轻地说道：“二少爷，窗口风大，不要尽着站在那里！”他回头一看，便坐了下去，脸上仍显着极其无聊。刘贵递过一张报纸来，他摇摇头，却仍旧站起来，



凭在窗口。

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，火车渐渐的走近天津，这二少爷的颜色，也渐渐的沉寂。车到了站，刘贵跟着下了车，走出站外，便有一辆汽车，等着他们。呜呜的响声，又送他们到家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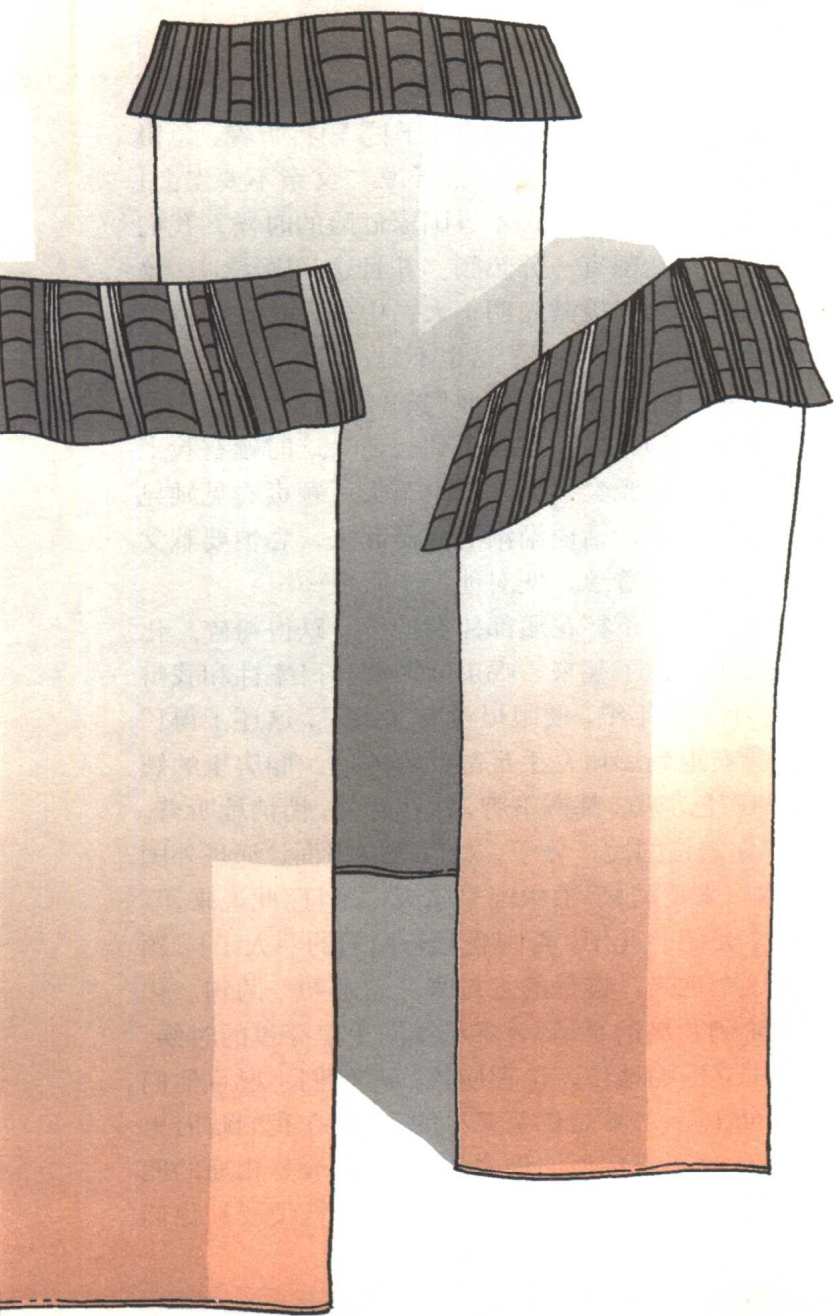
家门口停着四五辆汽车，门楣上的电灯，照耀得明如白昼。两个兵丁，倚着枪站在灯下，看见二少爷来了，赶紧立正。他略一点头，一直走了进去。

客厅里边有打牌说笑的声音，五六个仆役，出来进去的伺候着。二少爷从门外经过的时候，他们都笑着请了安，他却皱着眉，摇一摇头，不叫他们声响，悄悄的走进里院去。

他姊姊颖贞，正在自己屋里灯下看书。东厢房里，也有妇女们打牌喧笑的声音。

他走进颖贞屋里，颖贞听见帘子响，回过头来，一看，连忙站起来，说：“颖石，你回来了，颖铭呢？”颖石说：“铭哥被我们学校的干事部留下了，因为他是个重要的人物。”颖贞皱眉道：“你见过父亲没有？”颖石道：“没有，父亲打着牌，我没敢惊动。”颖贞似乎要说什么，看着他弟弟的脸，却又咽住。

这时化卿先生从外面进来，叫着：“颖贞，他们回来了么？”颖贞连忙应道：“石弟回来了，在屋里呢。”一面把颖石推出去。颖石慌忙走出廊外，迎着父亲，请了一个木强不灵的安。化卿看了颖石一眼，问：“你哥哥呢？”颖石吞吞吐吐的答应道：“铭哥病了，不能回来，在医院里住着呢。”化卿咄的一声道：“胡说！你们在南京做了什么代表了，难道我不晓得！”颖石也不敢做声，跟着父亲进来。化卿一面坐下，一面从怀



话，忘在九霄云外，和那些血气之徒，连在一起，便想犯上作乱，我真不愿意有这样伟人英雄的儿子！”颖石听着，急得脸都红了，眼泪在眼圈里乱转，过了一会子说：“父亲不要误会！我们的同学，也不是血气之徒，不过国家危险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，自然都有一分热肠。并且这爱国运动，绝对没有一点暴乱的行为，极其光明正大；中外人士，都很赞美的。至于说我们要做英雄伟人，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现在学生们，在外面运动的多着呢，他们的才干，胜过我们百倍，就是有伟人英雄的头衔，也轮不到……”这时颖石脸上火热，眼泪也干了，目光奕奕的一直说下去。颖贞看见她兄弟热血喷薄，改了常态，话语渐渐的激烈起来，恐怕要惹父亲的盛怒，十分的担心着急，便对他使个眼色……

忽然一声桌子响，茶杯花瓶都摔在地下，跌得粉碎。化卿先生脸都气黄了，站了起来，喝道：“好！好！率性和我辩驳起来了！这样小小的年纪，便眼里没有父亲了，这还了得！”颖贞惊呆了。颖石退到屋角，手足都吓得冰冷。厢房里的姨娘们，听见化卿声色俱厉，都搁下牌，站在廊外，悄悄地听着。

化卿道：“你们是国民一分子，难道政府里面，都是外国人？若没有学生出来爱国，恐怕中国早就灭亡了！照此说来，亏得我有你们两个爱国的儿子，否则我竟是民国的罪人了！”颖贞看父亲气到这个地步，慢慢的走过来，想解劝一两句。化卿又说道：“要论到青岛的事情，日本从德国手里夺过的时候，我们中国还是中立国的地位，论理应该归与他们。况且他们还说和我们共同管理，总算是仁至义尽的了！现在我们政府里一切的用款，哪一项不是和他们借来的？像这样缓急相通的朋友，难道便可以随随便便的得罪了？眼看着这交情便要你们

闹糟了，日本兵来的时候，横竖你们也只是后退，仍是政府去承当。你这会儿也不言语了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们做的事合理不合理？是不是以怨报德？是不是不顾大局？”颖石低着头，眼泪又滚了下来。

化卿便一叠连声叫刘贵，刘贵慌忙答应着，垂着手站在帘外。化卿骂道：“无用的东西！我叫你去接他们，为何只接回一个来？难道他的话可听，我的话不可听么？”刘贵也不敢答应。化卿又说：“明天早车你再走一遭，你告诉大少爷说要是再不回来，就永远不必回家了。”刘贵应了几声“是”，慢慢的退了出去。

四姨娘走了进来，笑着说：“二少爷年纪小，老爷也不必和他生气了，外头还有客坐着呢。”一面又问颖石说：“少爷穿得这样单薄，不觉得冷么？”化卿便上下打量了颖石一番，冷笑着说：“率性连白鞋白帽，都穿戴起来，这便是‘无父无君’的证据了！”

一个仆人进来说：“王老爷要回去了。”化卿方站起走出，姨娘们也慢慢的自去打牌，屋里又只剩姊弟二人。

颖贞叹了一口气，叫：“张妈，将地下打扫了，再吩咐厨房开一桌饭来，二少爷还没有吃饭呢。”张妈在外面答应着。颖石摇手说：“不用了。”一面说：“哥哥真个在医院里，这一两天恐怕还不能回来。”颖贞道：“你刚才不是说被干事部留下么？”颖石说：“这不过是一半的缘故，上礼拜六他们那一队出去演讲，被军队围住，一定不叫开讲。哥哥上去和他们讲理，说得慷慨激昂。听的人愈聚愈多，都大呼拍手。那排长恼羞成怒，拿着枪头的刺刀，向哥哥的手臂上扎了一下，当下……哥哥……便昏倒了。那时……”颖石说到这里，已经

哭得哽咽难言。颖贞也哭了，便说：“唉，是真……”颖石哭着应道：“可不是真的么？”

明天一清早，刘贵就到里院问道：“张姐，你问问大小姐有什么话吩咐没有。我要走了。”张妈进去回了，颖贞隔着玻璃窗说：“你告诉大少爷，千万快快的回来，也千万不要穿白帆布鞋了，省得老爷又要动气。”

两天以后，颖铭也回来了，穿着白官纱衫，青纱马褂，脚底下是白袜子，青缎鞋，戴着一顶小帽，更显得面色惨白。进院的时候，姊姊和弟弟，都坐在廊子上，逗上狗儿玩。颖石看见哥哥这样打扮着回来，不禁好笑，又觉得十分伤心，含着眼泪，站起来点一点头。颖铭反微微的惨笑。姊姊也没说什么，只往东厢房努一努嘴。颖铭会意，便伸了一伸舌头，笑了一笑，恭恭敬敬的进去。

化卿正卧在床上吞云吐雾，四姨娘坐在一旁，陪着说话。颖铭进去了，化卿连正眼也不看，仍旧不住的抽烟。颖铭不敢言语，只垂手站在一旁，等到化卿慢慢的坐起来，方才过去请了安。化卿道：“你也肯回来了么？我以为你是‘国尔忘家’的了！”颖铭红了脸道：“孩儿实在是病着，不然……”化卿冷笑了几声，方要说话。四姨娘正在那里烧烟，看见化卿颜色又变了，便连忙坐起来，说：“得了！前两天就为着什么‘青岛’‘白岛’的事，和二少爷生气，把小姐屋里的东西都摔了，自己还气得头痛两天，今天才好了，又来找事。他两个都已经回来了，就算了，何必又生这多余的气？”一面又回头对颖铭说：“大少爷，你先出去歇歇罢，我已经吩咐厨房里，替你预备下饭了。”化卿听了四姨娘一篇的话，便也不再说什么，就从四姨娘手里，接过烟枪来，一面卧下。颖铭看



见他父亲的怒气已经被四姨娘压了下去，便悄悄的退了出来，径到颖贞屋里。

颖贞问道：“铭弟，你的伤好了么？”颖铭望了一望窗外，便卷起袖子来，臂上的绷带裹得很厚，也隐隐的现出血迹。颖贞满心的不忍，便道：“快放下来罢！省得招了风要肿起来。”颖石问：“哥哥，现在还痛不痛？”颖铭一面放下袖子，一面笑道：“我要是怕痛，当初也不肯出去了！”颖贞问道：“现在你们干事部里的情形怎么样？你的缺有人替了么？”颖铭道：“刘贵来了，告诉我父亲和石弟生气的光景，以及父亲和你吩咐我的话，我哪里还敢逗留，赶紧收拾了回来。他们原是再三的不肯，我只得将家里的情形告诉了，他们也只得放我走。至于他们进行的手续，也都和别的学校大同小异的。”颖石道：“你还算侥幸，只可惜我当了先锋，冒冒失失的正碰在气头上。那天晚上的光景，真是……从我有生以来，也没有挨过这样的骂！唉，处在这样黑暗的家庭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，中国空生了我这个人了。”说着便滴下泪来。颖贞道：“都是你们校长给送了信，否则也不至于被父亲知道。其实我在学校里，也办了不少的事。不过在父亲面前，总是附和他的意见，父亲便拿我当做好人，因此也不拦阻我去上学。”说到此处，颖铭不禁好笑。

颖铭的行李到了，化卿便亲自出来逐样的翻检，看见书籍堆里有好几束的印刷物，并各种的杂志；化卿略一过目，便都撕了，登时满院里纸花乱飞。颖铭颖石在窗内看见，也不敢出来，只急得悄悄的跺脚，低声对颖贞说：“姊姊！你出去救一救罢！”颖贞便出来，对化卿陪笑说：“不用父亲费力了，等我来检看罢。天都黑了，你老人家眼花，回头把讲义也撕



了，岂不可惜。”一面便弯腰去检点，化卿才慢慢的走开。

他们弟兄二人，仍旧住在当初的小院里，度那百无聊赖的光阴。书房里虽然有磊着满满的书，却都是制艺、策论和古文、唐诗等等。所看的报纸，也只有《公言报》一种，连消遣的材料都没有了。至于学校里朋友的交际和通信，是一律在禁止之列。颖石生性本来是活泼的，加以这些日子，在学校内很是自由，忽然关在家内，便觉得非常的不惯，背地里唉声叹气。闷来便拿起笔乱写些白话文章，写完又不敢留着，便又自己撕了，撕了又写，天天这样。颖铭是一个沉默的人，也不显出失意的样子，每天临几张字帖，读几遍唐诗，自己在小院子里，浇花种竹，率性连外面的事情，不闻不问起来。有时他们也和几个姨娘一处打牌，但是他们所最以为快乐的事情，便是和姊姊颖贞，三人在一块儿，谈话解闷。

化卿的气，也渐渐的平了，看见他们三人，这些日子，倒是很循规蹈矩的，心中便也喜欢；无形中便把限制的条件，松了一点。

有一天，颖铭替父亲去应酬一个饭局，回来便悄悄的对颖贞说：“姊姊，今天我在道上，遇见我们学校干事部里的几个同学，都骑着自行车，带着几卷的印刷物，在街上走。我奇怪他们为何都来到天津，想是请愿团中也有他们，当下也不及打个招呼，汽车便走过去了。”颖石听了便说：“他们为什么不来这里，告诉我们一点学校里的消息？想是以为我们现在不热心了，便不理我们了，唉，真是委屈！”说着觉得十分激切。颖贞微笑道：“这事我却不赞成。”颖石便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赞成？”颖贞道：“外交内政的问题，先不必说。看他们请愿的条件，哪一条是办得到的？就是都办得到，政府也决